

订购中，哪些书是在编目过程中，这样就能够使大家准确地知道全部情况。如读者要求看正在编目过程中的书，我们可到编目部拿出这本书给他看。现在我们经常掌握有十万种这类书的踪迹，其中有的是已订购尚未到馆，有的已到馆但却在馆内其它什么部门尚未最后编目。由此可见，由于采用这个新的体系，就必须训练一批能从事有关各项操作的工作人员。此外，还得教会我们的参考咨询人员，使他们能够帮助读者使用这种关于我们藏书的附加情报。这是很快就能教会的，一天的时间就够了。逐渐读者自己也会使用了。这种情报对采购工作还有一个好

处，由于我们知道哪些书是在订购中，不致发生不必要的重复订购。关于另外两个方面的例子，我想下次再谈。现在我只告诉大家，我们图书馆在编目方面所使用的计算机，离开我们有2500英里之远，我们每使用该计算机进行编目一次，要付少许费用。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买小型的计算机，目前也许已运抵我馆。这台小型计算机将用于图书流通和控制图书预约体系。我很愿意向大家解释编目体系和流通体系方面的情况，由于今天时间已晚，留待下次再谈。

(陈柱麟整理)

藏书的建设、保管和共享

今天上午我想谈谈藏书建设问题，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图书馆员是怎样制订藏书采购标准的。

无论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充分考虑从附近机构中可以获得哪些建设藏书的情报。

在教学机构里，必须重视本大学的重点学科，但也要考虑本大学不进行教学的学科。我所在的大学没有农业课程，但是科内尔大学是以农业教学著称的。当然，还应当重视本校教学重点的变化，昨天我已经讲过，我的大学目前正在减弱对东南亚的重点研究，而加强对中东的研究。

我们认为，用一种正式的方法来表明我们对各个学科藏书的需求程度，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做法，是按照分类法制订一张完整的表格，然后根据大小类目，逐类逐条地表明我们在某一专业范围的入藏需求程度。

我们用两三个词或词组来表示需求程度。“精选”，表示只选购有代表性的作品；选书量稍多的，称为“科研水平”，对这类图书，我们只选购某一专业中所有有研

究价值的作品；采购最多的称为“全购”，对这类图书，我们按学科进行全面采购。

我们不仅规定采购数量，还确定需要采购的语种。在某些情况下，只需采购英语和其它西欧国家语言、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图书。当然，在地区性研究图书馆中，例如远东地区馆藏，则需采购远东国家语言的图书。而对英语、法语和荷兰语的需求量作出限制。

我认为，学院和大学图书馆在采购数量上应有较大的差别。学院图书馆虽也采购一些有代表性的常用西欧语言如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图书，但应以采购英语书刊为主。大学图书馆的区别在于，它在需求方面不受学科和语种的限制。毫无疑问，大学的馆藏建设费用远比学院甚至大部份公共图书馆为多。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采购图书的经费来源问题。昨天我也谈过，美国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一般占全部经费的25%。现在我们在采购工作中遇到些什么问题呢。首先要提到的，是每一个美国大学或科研图书馆采购外语图

书的数量多于采购英语图书的数量。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不仅受到国内，而且受到世界各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计算出一种生活费指数，这是表明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程度的特殊方法。在美国，生活费指数的年增长率是10%至12%。即使在美国国内，书价的上涨率也比一般生活费指数高6%至10%。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存在了三十年，而其它国家的情况则更为严重。我们采购大量西欧国家出版的图书。在有的年份，有些西欧国家的书价上涨率达到30%至40%。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给我们在采购数量上带来困难。

我们的美元在外国贬值很快。在一个时期，一美元可以值人民币三元，但到另一时期，可以贬值为一元八角。

另一个严重影响书价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邮费的上涨远比其它费用迅速。因此，我们的购书能力、已成为美国图书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往后我还将继续谈到，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我们采取了一些协作措施。

下面我还想谈一谈期刊或连续出版物的经费问题。我们发现，期刊价格的上涨，比专论性出版物更为严重。由于期刊被视为科研图书馆的重要馆藏，许多科研成果都首先在期刊中发表，问题的严重性就更为突出。美国的大型科研图书馆每年需要订购大约四万至十万种期刊。象我所在的图书馆，每年即订购约五万九千种期刊。我领导的有些图书馆，采购预算中的期刊部份占整个院系分馆预算的很大比例。在我们的科学图书馆中，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书刊经费都用于期刊的订购。一种期刊一经订购，往往不愿再停订，但另一方面，每年出版的大量新期刊，为数可达五千至六千种。对于期刊的订购数量，我们已不得不有所控制。目前我们要订购新期刊，往往要在退订原有的期刊以后才能做到。

在我们的许多大学图书馆里，还存在着

应该由一个还是几个负责人控制经费的问题；购书经费是应该分配给各个院系，还是应该由图书馆集中控制使用？

我们深切地感到，采购工作应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负主要责任。我们固然也鼓励教授和学生提出选书建议，但是如果把经费分散到各个院系，将出现问题，因为教师们一般不能经常地担负起选书的职责，只有图书馆工作人员才有充裕的时间，能够持久地有步骤地参阅书目和书评，补充内容比较平衡的馆藏。

如果一位教师热衷于选书工作，并提出许多建议，这往往会使你在某一特殊的专业方面购入过多的图书。一些图书馆把购书经费分配给各院系使用，经常造成不良后果：藏书发展不平衡，只反映少数人的需要，热衷于选书的教授一旦退休或离职，会留下一大堆对于继任者用途极少的专业馆藏。

既然采购工作应由图书馆负责，我们应该怎样担负这一责任呢？

对于一个人或少数人而言。选书的责任是过于重大了。我们耶鲁大学图书馆有一百四十名专职馆员，选书的主要责任，是由他们中的六十人担负的。每一位地区性馆藏的负责专家，都担负有关的主要责任。举例说，在我们的东亚馆藏中，有一位专家专管中国资料，一位专家专管日本资料，另一位则负责朝鲜资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负责为他所分工的专业选书。在我们的院系图书馆里，也至少有一位负责人担负类似职责。譬如说，地质分馆的负责人将决定地质图书的采购，音乐分馆的负责人决定音乐图书的采购，等等。在理、工、医科方面，不仅分馆负责人要负起责任，另外还要由二三位馆员协助选书工作。我们在中心图书馆里设有六位书目专家，他们被指定负责有关地区图书的选购工作。例如，一位专家负责选购罗曼语系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图书，另一位专家负责选购德语、荷

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图书。一般说来，被指定按语种分工选书的人员，也兼管文学、历史和所有社会科学图书的选购。但是科技图书则由我们的科技分馆另行采购。

下面简单地谈一谈出版物的交换，这是获得资料的另一种手段。

据我了解，你们的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交换来取得国外图书的。有些资料只能通过交换来取得。我们美国图书馆员对你们的国家很感兴趣，也很愿意用交换的方法，获得你们的出版物。但是我们也发现，对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和机构，利用交换获取出版物的方法并不可取。我们曾经就交换中所花的费用进行过仔细分析，发现实际上交换图书比直接买书要昂贵得多。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宁可买书。但是就我所知，在你们的国家里，还存在着外汇短缺的问题，所以，如果交换是取得图书的主要途径，我们也愿意这样做。

现在我还想谈谈，在不同需求程度的选书工作中，存在着哪些困难。

馆藏的精选，换句话说，只从任何一种语言、一门学科或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图书中挑选最优秀的出版物，是相当容易的。如果经费富裕，人力充足，那么从世界各地大量采购图书，也不难做到。最为困难的，是介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采购工作，因为经常需要对每一种图书的选择进行审慎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多数专家的选书，才成为有效的甚至是重要的方法。

许多人并不了解，各国的书商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大多数国家，象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书商组织良好。出版商和书商经常印行新书目录，有时每年可达两三次，所以了解他们的出版情况并不困难。这些国家编印的高质量的国家书目，也是有助于了解他们出版情况的一种辅助手段。

我们图书馆的选书人员经常查阅各种书商目录和国家书目，阅读学术期刊中的书

评，来熟悉经常出版优秀图书的出版商。所以，尽管选书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述国家出版工作的另一特点是，出版物往往能保持多年在版。

不幸的是，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拉丁美洲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的情形也相似。在这类地区，图书出版量少；等我们在美国获得出版消息，往往图书已经售完，了解出版消息以后再决定采购，无论出多大价钱，再也无法买到。甚至在苏联，我们也发现，政府并不希望某些出版物广泛发行到国外。因此，我们只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到这些国家去取得图书。

五年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旨在建议世界各国采用书目著录的统一规则，并建议各国指定一所图书馆作为本国出版物的贮存馆。这种藏书，在法国被称为“法定贮存本”，在美国，我们称它为“版权法贮存本”。据我了解，在你们中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国，有六所主要图书馆，其中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都接受版权法贮存本。

版权法贮存本有几方面的作用，其一，它是保存文化遗产的主要方法。有些图书馆，像国会图书馆，可以借助版权法贮存本这一重要方法，向全国其它图书馆提供编目卡片。在这方面，和我今天的讲题有着特殊的联系。这种方法，还便于每个国家图书馆或其它贮存馆编制国家书目。而各国国家图书馆负责编制国家书目，正是巴黎会议的建议内容之一。巴黎会议召开的结果，使世界上编制国家书目的国家增多，这对于了解世界各地的出版情况非常有利，我们的选书工作也因此得到了方便。

我们采用的另一种选书方法，是派遣专人到出版事业不太发达的那些国家去采购图书。非洲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撒哈拉以南，有大约四十个国家，它

们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只用函购的方式去购买这些国家的图书，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往往只能买到一小部分需要的图书。我们还发现，如果不用他们本国通用的语言，而用任何其它语言写信的话，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很重视这些国家的政府出版物，但即使我们用当地语言去函购，也常常无法买到。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到当地去购买。执行这样的采购任务，还要注意搞好采购人员和当地政府官员和书商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了良好关系，函购方法有时也能奏效。有趣的是，这种方法有时也被我们在国内采用。我的大学座落在美国东海岸，但也藏有丰富的有关西部事物的馆藏，其中包括描述印第安人、牧童和西部拓荒者情况的资料。上面所谈的采购非洲图书的原则，也同样适应于这类图书。

我们选购国内图书时，经常使用几种标准的选书参考材料，你们如果还不熟悉它们，也许会感到兴趣。首先要讲的，是国会图书馆提供的该馆图书编目的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取得其中的一类或全部。第二种参考材料叫做《出版者周刊》，它的“每周新书”栏，刊登大部份美国出版的新书。不过，无论是国会图书馆的样书目录，还是《出版者周刊》的“每周新书”栏，都不提供学术性的评论。另一种出版物叫《选择》，是学院和科研图书馆协会负责出版的一种刊物，专门刊载适用于学院图书馆的新书短评。还有一种刊物叫做《图书评论文摘》，出版不及前两种刊物迅速，它从其它期刊或有关材料上汇集选载少量书评，及时对《纽约时报》、《纽约图书评论》等出版物上的书评进行概括。

我们还有另一种特别适用于国外、但也被一些图书馆在国内使用的采购方法。

在美国，我们把这种方法称做样书送选计划。有的书商或出版商，愿意把较有科研价值的图书在出版之前就送来给我们。经我

们审阅后，需要的可付款买下，不需要的也可原书退回。

我们和某些外国书商也订有类似协议。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总括订书。我们把所需要的学科范围通知书商，每当较有科研价值的有关新书出版时，即给我们送来样书。只要书商恪守信誉、人力充足，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采购德语图书，包括德国、瑞士等国出版的德语图书时，大多数美国图书馆是通过德国比斯巴登的一家书商进行的，书商的名字叫赫拉舍维茨。

我想再利用一点时间，谈谈在图书经费方面解决购买力降低问题的一些其它方法。这和我们图书馆的计算机应用有直接的联系。

六年前，哈斯博士和我，以及另外两位图书馆长发起组织了科研图书馆小组。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科研图书馆的需要不仅和公共图书馆或学院图书馆的需要不同，而且差异颇大。

我们想控制我们自己的计算机的安装、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或计算机的运转系统。这样做有几条理由。首先是可以利用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卡片，能节约大量经费。不过这些编目卡片只有助于我们入藏图书的50%。有些资料，美国的科研图书馆可以比国会图书馆更早取得，或者国会图书馆根本得不到。我们不仅从国会图书馆，也从科研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中得到益处。于是我们就发展了自己的计算机系统。过去我曾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长，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决定采用并进一步发展该校已经建立的系统。斯坦福大学电子计算系统的名称是“大型图书馆目录自动化系统”，这个系统目前已经进一步发展，并改名为“科研图书馆情报网络”。现在美国有二十所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参加这一网络，我们希望今后能发展到五十个或更多的成员。这不仅是图书馆之间的一般合作，而且是科研图书馆小组在大学之间的紧密配

合。我们期望这种前所未有的协同努力能长期继续下去。

下面我来谈谈这个网络能提供哪些方便。这个系统的成员馆至少五、六年以前已在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编目，目前它们拥有大量机器可读形式的书目引句。这种书目引句，我们图书馆拥有二十万条，各成员馆目前每年可存贮近二百万条。该系统的电子计算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成员馆通过各自的终端与它联系。我们可以立即查明，一种新书是本馆藏有还是其它成员馆藏有。昨天我曾提到国会图书馆编制的全国联合目录，上述网络也提供类似的资料，而且取得更为及时。由于能彼此迅速了解入藏情况，我们可以共同确定，哪些是使用较少的材料，只要采购少量复本即可满足所有成员馆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协作补充馆藏的系统。

有些图书馆在某些学科或世界某些地区方面有特别丰富的馆藏。我领导的耶鲁大学图书馆的馆藏重点是：东南亚、林业、医学、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历史等。另一个成员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以中东馆藏著称。先前讲过的科内尔大学图书馆有出色的农业馆藏。我们在成员馆之间达成协议，每个拥有特殊馆藏的图书馆应继续保持原来的重点。但是对任何成员馆来说，只要感到需要，仍然可以采购任何一种图书。如果你认为某一种新期刊或贵重出版物自己没有人藏的必要，也可以依靠其它成员馆以馆际互借或复制的方式为你提供。我们有发展完善的馆际互借系统，能为其它成员馆尽快提供方便。这类安排对各成员馆成效显著，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我国的科研图书馆已经逐渐形成一个象属于同一所大学的相互依存的图书馆系统。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对采购方针有影响的美国图书馆的主要发展情况。昨天我曾提

到国会图书馆的采购编目全国计划；这个计划正在按照总括订书的方式进行。国会图书馆在东南亚、东京和世界其它地方设有办事处，帮助我们从一些难以取得出版物的国家采购图书。

一九四八年，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一个名为科研图书馆中心的组织。建立初期，名称和现在不一样，中心设在芝加哥大学，只有十二到十六个成员馆，但目前已扩大到上百个。该组织在某些方面进行全面采购：如外国博士论文，外国政府文献和美国各州的官方文献等。近七、八年来，它们收集了七千种科技期刊和一百五十种外国报纸。不少图书馆依靠这个中心取得上述资料，其中特别有用的是外国报纸，中心可以根据成员馆的需要，提供报纸的缩微胶卷。由于通过馆际互借在一周内即可取得资料，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我们正打算在美国建立一个全国期刊中心。大家还记得，哈斯博士九日曾提到英国约克郡博斯顿斯塔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外借部，这所图书馆每年订购期刊近五万种，每天收到期刊借单一万份。英国的邮政系统效率高，工作成绩显著。遗憾的是，美国的邮政系统不如他们完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终将建成象英国那样的系统。

英国国家图书馆外借部曾就期刊的利用率进行研究，发现将近86%的期刊的使用集中于20%的品种，换句话说，80%的期刊是较少使用的。这一调查结果促使我们相信，由每个大型科研图书馆每年订购五万至十万种期刊，实无必要。只要经过合理选择，我们的馆藏是能够满足大部分需要的。在美国，有人也曾对化学期刊进行过类似调查，其结果也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外借部相似。我们可以依靠一个中央期刊中心，这和科研图书馆小组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由于我们的国家幅员广阔，全国期刊中心和我们在科研图书馆小组进行的采购协作这两类合作方

法，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现在我想谈谈藏书的保管问题。

一八五〇年左右，造纸工艺发生过一次变革，结果使纸张的含酸量大大增加。我们发现，在美国这是造成图书和各种纸张变质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还发现，从世界上某些地区、如拉丁美洲和印度等地买来的图书，纸张变质的情况比美国更为严重。印报纸的纸张尤其容易变质。

我们曾对馆藏进行研究，以调查问题的严重程度。结果发现，全部馆藏的三分之一已经需要一定的保管措施。我的图书馆有七百五十万册藏书，已有二百万册须加注意，其中二十五万册已经无可补救。

为了专门处理纸张变质问题，我们图书馆另外设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从事比较精细的手工装订。他们用洗涤的方法为图书除酸。做法是先将图书折开，放入清水洗涤，然后再用化学溶液进行除酸处理。手稿材料也用同样方法处理。重要的是，进行处理之前，必须先做好试验，以确定纸上的油墨不致在洗涤中流失。这个保管实验室进行的另外两件工作也很有趣。他们可以修复因虫蛀而产生蛀孔或缺角的纸张，办法是将需要修补的纸平放在一只铜质容器的腰部，封住纸的下方，然后注入含有纤维素的溶液，撤去封口，溶液往下渗透时，溶液中的纤维素便自动堵住蛀孔，将纸修复。一般说来，修补人员能根据纸张厚度迅速掌握纤维素的需要量。修补完成后，纸张即被取出，放在尼龙绳上晾干。

有时修补件是珍贵手稿，或经处理后纸质很脆，我们就把这种纸夹在两张被称做“迈拉尔”的一种聚脂塑料薄膜中间。我们先用玻璃胶水纸把两张薄膜在一边粘接起来，把纸张放在一张薄膜上，再把另一张薄膜复盖上去，外边用胶水纸封上，形成一只夹着文件的封套。纸张经这样处理后，经搓揉也不致损坏。如果同一册文件的许多页都

经过这样处理，就可以被装订成活页图书使用，或者象你们装订线装书那样把它们装订成册。

在美国，有人正在试验一种无须把图书拆开的除酸方法，目前尚在实验阶段。这种方法，是把需要处理的材料放进真空容器，然后输入一种气体，使之迅速渗透到未经拆装的图书中去。新方法一旦试验成功，除酸工作即可大量进行。

我们发现，贮存图书所保持的温度对图书变质有很大影响。假设纸张的寿命为二十年，只要把温度降低摄氏十度（约相当于华氏五度），纸张的寿命即可延长一倍。如果继续降温，那么每降低华氏五度，纸张的寿命将会延长一倍。从理论上讲，温度越低，甚至低到冰点以下，都有利于纸张寿命的延长。遗憾的是，我们实际上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任意让图书馆保持低温。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理论能促使我们注意夏季降温的重要性。

上述各种方法，通常只用于处理比较贵重的希望保持原状的图书，如果有成千上万的材料需要处理，这些方法显然是无法利用的。因此，我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保管部门，专门从事较简单的修补工作，有时则只用一些文件夹、廉价的封套或书盒把材料贮存起来。

我们还发现，一些公司出售的用来装订小册子的厚纸封面，是用含酸量很高的材料制成的。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使用含酸的文件夹，书盒或包装纸来存放资料，它们所含的酸会转移到被包装的材料中去。使用之前，应该先对这些封套或包装纸进行检验。

我们的保管部门经常检查来自流通部门的图书，留下需要修补的部份。如果一种图书经修补无法保持原状，须经有关部门决定处理方法，请原选书人员确定该书的价值。原先决定买书的书目和负责专家将决定一本变

质图书是否应予保留。如需保留，则由保管部门负责考虑处理方法。

有时可以从出版商那里买到同一种书，我们也买。但这样做存在一个问题，买来的书和已经变质损坏的书往往含酸量相似。有些出版商进行一些选择工作，用没有含酸的纸张，把那些对许多图书馆有用的旧书重印出版。购买这样的重印本，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有时买不到，也可以用其它方法进行复制。对于篇幅冗长的报刊，我们采用缩微胶卷技术，可能的话，我们从另一个机构或公司去购买缩微胶卷，不然就自己复制。复制缩微胶卷，成本比平均书价要高一倍。这是因为，我们先要冲洗一张底片作为母片，然后再翻印出另一张底片。我们从实践中懂得，决不能把母片借给读者使用。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母片库藏，供必要时进行翻印使用，保存胶卷的条件和纸张相似，以存放在凉爽干燥的地方为宜，所以我们对母片的保管是十分谨慎的。

对于被决定经处理后需保持原状的图书，我们常用静电复印的方法。我们有一台机器，可以复印纸张的两面。复印使用的纸张是没有含酸问题的。复印完毕，复印件就被尽可能按原书式样进行装订。

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非书资料的采购和我们的一些保管方法。

虽然我们采购一般图书的数量比其它材料多，但是所谓非书资料在我们的馆藏中已经占据很大比重。我们的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百万至二百万缩微件。由于我们的一些大学讲授影片制作技术，许多大学图书馆也收藏影片。每个科研图书馆还收藏手稿材料。我们收集一些重要人物如政府官员或著名作家的通信材料。国会图书馆藏有手稿约两千万件，我们图书馆也藏有四、五百万件。许多科研图书馆藏有大量录音资料或唱片，不仅有音乐方面的，而且包括诗人的作品朗诵、名演员的戏剧表演和总统等著名人士的演说

等材料。我们还开始收藏录像带，它们可以提供有声形象，只是采用的是电子形式，而不是影片的形式。

我想顺便谈谈这种材料使用上的困难。

昨天晚上我被邀请去美国领事馆看一部美国影片。他们有一台新录像机，可是不幸出了故障，录像带被卡住。今天下午，本来打算请大家看一部有关国会图书馆的录像片。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录像机坏了，新机器昨天刚运到，但是录像带已被卡在坏机器里无法取出，所以下午的这段录像片也看不成了。

我向大家介绍这些小小的经过，是因为许多人以为，这种神奇的新技术，能为我们解决空间和其它许多问题。但这种机器有时也问题百出。使用录像带，需要添置昂贵的设备，但设备却经常损坏。它们使用的空间，实际上也比一般阅览空间大。

另外我们还收集一种机器可读资料，我这里不是指那种机读书目数据。而是供科研参考的原始统计资料。例如，我们在美国每隔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我们为了了解人们对事物的态度而进行民意测验。这种工作是在事先周密计划、精确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征询人们对卡特总统的想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对通货膨胀等国内事务的态度等等。这种资料经过收集整理，可以反映出各种年龄的人们、包括太平洋沿岸少数民族黑人的观点。社会科学家对这类资料特别感兴趣，他们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得出饶有趣味的社会科学结论。

现在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些非书材料的储存和保管方法。

我们发现，保存手稿的最好方法，是使用一种模压纸版做成的手稿盒。手稿这样放入盒内，盖上盒盖，仍能从旁边取出。盒上还可以贴书标。

这是书架的横断面，我们的书架宽三英尺，每一格正好平放两只手稿盒，这样放手稿，远比竖放好。如果采用这样的垂直文件抽

斗，竖着排列，手稿就会发生皱折。因此，使用平放的手稿盒最为适宜。

贮存缩微胶卷，最好使用这种金属柜，柜内的金属抽斗分成若干小格。我们把每卷缩微胶卷放在一只可容纳一百英尺胶卷的小盒内，盒盖上贴有书标，我们拉开抽斗，即可看到书标上写着：《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等等。

唱片应该竖着放。唱片架上每隔三、四英寸可做一固定隔板，以保持唱片垂直。唱片切忌斜放，斜放会使唱片弯曲，遇热时弯曲得更快，也不宜平放。此外，唱片的表面容易生霉，因此应存放在干燥处。这样竖着放，还有利于通风。

我再谈两件事。一是影片的贮存。大量影片是多年前摄制的，使用的是氨基胶片。这种胶片会发出有害气体，不利于呼吸，而且容易引起爆炸。即使存放在封闭的容器里，这种胶片也会变质，甚至化为粉末。因此对馆藏影片或即将入藏的影片，都应该进行检验。检验时只须剪下胶片的一角，用火柴燃烧，可以点燃的，为氨基影片。解决氨基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用安全胶卷重新拷贝。库藏内存放的氨基影片，不仅本身会变质，而且将危及整个图书馆。

现在图书馆入藏的机读资料日益增多。我在这里想谈一谈录音带的贮存问题。录音带如果存放在接近磁场的地方，会受到严重影响。有些设备，如电动机、电闸盒或变压器都能发出磁波，所以要注意防止录音带接近这类设备。

我们现在使用的用电子安全装置防盗的措施，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在美国图书馆，盗窃图书的问题很严重。许多人以此为业，专从古旧书商目录中查找那些是贵重图书，然后到大型图书馆里设法偷去卖钱。我的图书馆规模很大，我们无法将所有值钱的书都放进珍本书库。遗憾的是，有些学生借书以后也永不归还。我们在这方面每年损失

达数万美元。因此我们在图书馆出口处安装了一种电子保护装置，这种装置是根据无线电波或磁力的原理工作的。我们在出口处设有检查员，出口处的两根门柱之间有磁场或电磁场。我们对图书进行处理，使它们一旦被人携经出口处，即可引起警报。经合法手续借书的读者，可向检查员出示图书，经检查借书日期后，安全通过出口处。但有些人试图把书藏在衣服里，或藏在背后，或夹在大衣里，不少这样的情况都被我们的装置所发现。使用磁性装置时，我们用一长条经金属处理的纸带，根据书籍不同装帧，把它藏入书脊内部或书的两页中央。这种处理是很难被发现的。使用另一种装置时，我们将一张背面附有小片印刷电路的纸条贴入书的封里，上面印好图书馆的名称，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等。这种专门设计的电路，只有出口处的装置才能识别。但是，先前提到的磁性装置有一个缺点，如果有人携带象雨伞那样较大的金属物品，装置就会失灵。而印刷电路则没有类似问题。这类装置，美国图书馆已经使用了十多年，无论公共图书馆或学院和大学图书馆都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出现，立即使图书的损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对于我们的图书馆，这些装置在解决严重的盗窃问题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们的图书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存在，我会感到惊奇的。

(邱国渭整理)

藏书的建设、保管、和共享 小组讨论纪录

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珍本书有无特定的阅览规则，能不能外借？有什么外借手续？一般读者能不能来馆借阅珍本书？如果请求复制珍本书，有什么限制？

答：国会图书馆的图书，无论是否珍本书，除对国会成员或其它图书馆，一般都不

外借，即使阅览，也必须在收藏珍本书的建筑中进行。来馆阅览珍本书，必须遵守一定的阅览规则，例如不得将手提包或大衣等物携入阅览室内等。管理手稿的部门规定，读者进入手稿部门，必须使用图书馆供应的纸张，纸的中央有孔，可以防止读者包藏手稿。另外还规定，读者出入珍本图书馆，所携带的手提包需接受严格检查；不得将墨水笔、圆珠笔携入阅览室。另外我们还要求读者来馆时进行登记，填写姓名、住址、工作单位。并出示有关身份证明。对于珍本书的阅览，我们也采用监督的办法。在手稿部门，有一位监督人员坐在阅览室中央的高台上，照管着整个阅览室。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规则，人们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我现在来解释一项有关手稿的规定。就定义而言，手稿一般应是孤本，只能从一个机构取得。图书馆入藏手稿时，只获得某一具体手稿材料，从手稿的文字内容来说，还存在着著作权的问题。因此，读者借阅手稿前，必须先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已经了解，如需出版或复制手稿内容，必须经过图书馆和著作权所有者的同意。手稿往往是读者较感兴趣、借阅频繁的馆藏，所以我们将一部分手稿复制成缩微胶卷或进行静电复印，通常只向读者提供复印件，而不用原件，除非他们出示可以使用原件的有关证明。

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珍本图书能不能外借？

答：不，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珍本图书也不能外借。可以复制以后借出。但是如果复制有损坏原件的危险，我们就拒绝复制。

问：在第一天的讲演中，罗杰斯博士曾讲到永远不要浪费资源。同时他提到，国会图书馆曾举行会议。要求图书馆十分重视采购工作，节约经费开支。现在美国人提出，图书馆管理应该企业化，对此罗杰斯博士有何看法？

答：我们不能把图书馆转变为一个企业，但如果一个公司要使用图书馆，我们可以收费。例如，如果有公司要求让他们的六位专家取得借书特权，我们可以按标准收费。一般说来，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但和大学图书馆相比，规模是很有限的。美国有许多公司图书馆，有一个图书馆协会即以此命名，叫做专业图书馆协会，参加者都是公司图书馆的成员。我们和这些专业图书馆保持经常的互借关系，有时借书给他们。有时为他们复制资料。经仔细研究，馆际互借的收费标准，订为每册书的收费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五元。对任何图书馆来借书，无论是否专业图书馆，除科研图书馆小组成员馆外，一律收费。对专业图书馆，借用复制本的收费远比借用原本的收费低廉。上午我曾经说过，我们有时购买出版商发行的重印本，出版商也用图书馆的藏书进行重印工作，如果借书是为了搞重印，我们收费是较高的。

问：我想问的是图书馆在管理中如何利用企业的方法，譬如详细地计算一本书的价值，估计这本书在图书馆的使用。采购工作应按照图书的使用率决定取舍。

答：对这种情况，我们很难作死板的规定。在大学、学院、甚至在公共图书馆，买书时都考虑目前和未来的研究价值。我们也防止不必要的重复。但要确定什么不必要，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估计。一般说，我们不必为研究生采购复本，这是因为我们对研究生的教学比较深入，大都是以六至十五人的小型研讨会形式进行的。我们通常要求研究生广泛地学习，在任何一周内，可以学习任何一门学科，而不是集中学习某一种教科书。在教学质量较高的大学，象我所在的大学，本科生的学习也有类似特点。但是，在本科生的许多初级课程中，为了满足需要，也要购买复本。我曾介绍过采购本科生课堂参考书的数量公式，既然需要，我也愿意再讲一

次。我们的规定是二三十人的班级，常用的书，每一人一册；三十人以上的班级，每二十人至三十人一册。在我们的大学里，一百人的班级已经十分庞大。

问：我们来自省的公共图书馆，希望谈谈公共图书馆的干部培养及其在美国的概况。

答：我谈过的关于大学和学院图书馆的干部培养原则，同样适用于公共图书馆。我们可以派人去训练班学习，或是去参加协会的会议。较完善的公共图书馆还制定培养工作人员的规划，这和我谈的大学图书馆的类似规划没有什么不同。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公共图书馆不是正规概念中的教学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图书馆不可能派送馆员去大学上课。但是有些大型图书馆，象纽约公共图书馆也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特殊经费。联邦政府在管理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中，肯定有类似的规划。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一样，也邀请馆员参加委员会和解决本馆事务的活动。他们制定的一般教育规划，包括参加每年举行几次请人演讲的报告会等，也和大学图书馆相似。但是，公共图书馆举行的某些馆员活动，大学图书馆却未必举行。某些公共图书馆有由馆员参加的经常书评计划，邀请有关馆员阅读一些热门图书。其中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然后对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评介。这项工作在某些城市，包括我所在的那座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进行得很有成效。评介活动常在午餐时刻进行，听众自备午餐，边吃边听；这种方法，颇能吸引一些市中心的居民和商店工作者，与会者十分踊跃。我在担任一所公共图书馆馆长期间，还制定过通过电视机宣读书评的计划。所以说，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参加活动和累积经验。

问：美国公共图书馆借书是否收费？收不收保证金？

答：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往往由社会公

众资助维持，因而服务工作是完全免费的，既不收保证金，借书也不收费。但我们有罚款制度，如果借书过期，就按过期天数收罚金。这对于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都是一项不小的收入。有些公共图书馆经费困难，难以采购更多的热门新书满足需要，也采用借阅热门书收费的办法，按书酌情收费。有些人愿意等待，以后再借阅，也可以免费。有些著名作家很受欢迎，作品刚出版，已经有五十到一百名读者在等待借阅。

问：现在发展了许多新兴科学，也包括一些边缘科学。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方面，除了新增加的电子计算机课程外，还有什么其它新的学科？

答：图书馆学校采用的方法，是邀请大学的有关专家来校结合目录学讲授新学科。由于许多学生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如在编目工作上的应用等很感兴趣，学校也邀请一位教授在这方面进行全课程的教学。有时候为了适应目录学的需要，要求学习某一学科中的一个专业，我们也派学生去大学听课。

问：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去上大学的新课程，学费如何付给？

答：这取决于任何大学的经费情况，也可能不收费。但是对于学生，是肯定不会另行收费的。这种学习，应作为图书馆人员培训的一部分。图书馆学校的学生从其它大学完成学业，也可以得到学分。学生只要按标准付费给图书馆学校，以后转付学费的事，与学生无关而由图书馆学校和大学院系去办理。我应该先解释一下，图书馆学校已经比以前扩大，邀请教学的专家，例如电子计算机专家，不一定是学习图书馆的，而是来自其它学科。不过，这些非图书馆员专家，对图书馆工作也相当熟悉，因而在教学中不致于完全脱离图书馆的现实。

问：在美国，各州的公共图书馆或国会图书馆有没有儿童阅览室或儿童图书馆？

答：据我所知，国会图书馆没有儿童阅

览室，也不了解哪个州立图书馆有儿童阅览室。不过，国会图书馆对儿童图书，例如少年儿童文学是很重视的。无论如何，儿童图书也是文化遗产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国会图书馆馆员中，有少数儿童文学专家负责选购儿童书籍。儿童图书的出版商和作家，对此都很有兴趣，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或社会学家对此也很关心。与上述情况相似，图书馆学校也藏有儿童图书，供学生用于儿童图书馆工作的实习，但并不是为了供儿童借阅。

问：有没有独立的州儿童图书馆？

答：没有完全供儿童使用的州立图书馆。虽然缺少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我可以推想，他们也有和国会图书馆情况相仿的儿童图书馆藏。美国有三所图书馆以收藏儿童图书著称，它们是：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有趣的是，这些图书馆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类型：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政府图书馆。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是由州政府支持的。我曾在一所州支持的师范学院学习，师范教育主要是州政府的责任，而不是私营机构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很关心地方一级和州一级的教育。因为广泛的教育可以使人们情操秉正，知书达礼，了解公共服务，明了选举方法，谈吐文雅等等，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培养人们判断事务的能力，使人们善于在私人生活或社会事务中进行明智的分析。

问：昨天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人员应经常调换，三年左右可全部轮换完毕，在这种情况下，对书库的管理制度有何特殊要求，例如书库人员调动工作时，应如何办理点交手续？

答：这对书库不会发生问题。我们的书库工作不是由业务人员而是由公务人员担任，书库人员应和水平相当的其他公务人员调换工作。一般讲，书库人员不需要熟悉打字和外语，但在其它事务工作中却广泛需要。我

们有一种很有趣的工作交换，书库工作人员经常和装订人员之间对调工作。图书贴书标工作由装订人员担任，书库人员经常抱怨贴书标不准确，但他们不了解，少数几个人每年贴书标二十万册，无论多么仔细，如何校对，错误总在所难免。这两个部门相互交换人员是很有益的。原来的书库人员，可以了解贴书标的工作量和具体工序，明白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原来贴书标的人员在书库工作后，可以体会贴好书标的重要性，贴错书标将带来多大麻烦。

问：书库人员调动工作时，需不需要移交库藏数字，如何移交？

答：不需要。我们的书库有三百五十万册藏书，工作人员很多，不存在个人责任问题。书库人员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但对书架上的图书没有个人责任。

问：美国高等院校实行开架阅览，和我们的情况大同小异。读者可以自己进去挑书，但可能发生偷书问题，你们对于乱架、破损、丢失等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采取什么防止措施？

答：我们认为，去整理好由于开架而形成的混乱，比实行闭架阅览而带来的上架、下架、出纳等手续化费人力较少。我曾在一些小型图书馆工作，他们每年查库一次，用排架片逐架核对图书，这样的清点工作，在藏有上百万图书的图书馆，就很难进行，我们连偶尔做一次也不愿意。唯一进行普查工作的大型图书馆，就是莫斯科外借图书馆。我们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指定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一层或两层书库。经常进行检查，可以保持架上的大量图书有条不紊。专职人员在书库中工作，每周或每月对若干架图书进行核对。有些书架的图书比其它书架使用频繁，我们根据图书的利用率，确定哪些书架是检查的重点，作为分配人员的依据。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把藏书管理得井井有条。负责中心书库的人员每年向我报告一些统计数字，

说明书库工作的质量。我们也鼓励读者在无法借到书架上应有的图书时向我们报告，如果读者要求，我们也为他进行专门的查找。查找的结果，往往是上错在附近的书架上。无论查找工作是否出于读者的要求，查明的图书都被记录下来，表明工作质量的提高。在国会图书馆那样的大型图书馆里，查找无着的图书达全部查找工作的16%到20%。我们认为，一个管理出色的图书馆，至少应能提供目录中所反映的全部图书的95%至96%。在这方面应该有所统计，如果做不到，最好能采取一些改进措施。

问：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教授和学生的借书权利有无区别？罗杰斯博士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在借书方面，教员比学生有更多的方便，但它们的差别已不如五、六年前那么显著。这种差别，在不同的图书馆和读者之间也不尽相同，尽管有区别，但没有什么标准的规定。我们有一个常用图书书库，藏有二十万册最好的使用最多的图书，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我们规定了借书期限，从这里借书，任何人都不得超过两星期。另外有一种为课堂使用而保留的图书，只限于馆内阅览，或闭馆后临时借用。对这类图书，教员不享有任何特权。珍本书和手稿则概不借出。在我们藏书三百五十万册的中心图书馆，学生的借书期限是两个月，如果没有其他人提出要求，还可以续借一个月。但教员的借书期限可长达一学年，附带条件是，如有其他读者需要，必须及时归还。教员借书，还有个数量问题。十年前，有一次我发现一位教员在办公室里积压了八百册书。后来教务长批准了我的建议，规定每个教员每次借书不得超过五十册。

我对刚刚有人提出的有关企业化的问题，还不大清楚。他说美国的一位学者认为图书馆应按企业方式管理，只有读者需要的书才应当买。我认为，只考虑买

最需要的书，是出于节约开支，或经费有限。一个图书馆如果经费极少，当然只能买很少的书。特别在学院或公共图书馆，这是一个已经实行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违反科研图书馆的办馆原则的。如果你所能做到的，只是买需要的书，你管理的就不再是科研图书馆了。我们也清楚，有些书多年无用，甚至十年二十年无人问津。但是，社会的变化，世界的发展，会使这些书突然变得十分有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为了军事目的，需要了解某些太平洋岛屿周围的精确水深，研究世界各地的毒蛇和有毒昆虫，调查北非等地的气候，分析某些美国不曾见过的疾病等。缺乏情报，对于军事和政府人员都是不利的。当时只有少数图书馆，象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才能找到各种用途的资料。能反映上述资料的一些地图和其它出版物，不也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束之高阁吗？我说这些是为了指出，科研图书馆不能只满足目前的需要。如果只用能买到的图书满足眼前需要，就不能适应服务工作的巨大要求。一所大型科研图书馆，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藏书建设，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发展而成，所以我不能接受那样的说法，认为管理科研图书馆，可以只买当前需要的图书。有一些学科，一些科学学科，读者一般只对五年到十年来的新书感兴趣。但是大多数学科，需求的图书可以回溯到许多世纪以前。有许多科学图书，如多年前出版的地质学、生物学和植物学图书，至今还是本学科的基础读物。

问：罗杰斯博士讲到采购问题时，说图书订单都通过电子计算机，作为馆长，您对这些订单是否审查？

答：馆长有多方面的责任，不可能对订购的图书逐本审查。我有一位副馆长担负这方面的责任，我自己只过问贵重图书。

问：美国图书馆做不做有关期刊的统

计？怎样做？在阅览室里，如何统计期刊的使用？

答：不，我们不做这方面的统计，因为期刊阅览室是开架的，期刊由读者自己取阅。

问：那怎么知道哪些期刊是读者常用的？

答：在这点上，各图书馆情况不一，院系图书馆对读者的要求了解更清楚。如果我们决定减少期刊订数，例如在医学图书馆，就由馆长和工作人员商定一份很少使用的数百种期刊的清单。我第一次回答的，是中心图书馆的情况；在中心馆，我们有五千种现期期刊开架阅览，使用情况是未经调查的。但在小型图书馆，参考工作人员经常接近期刊，便易于了解需要。这就是院系图书馆，象医学图书馆，能编制一份他们认为较少使用的期刊的清单的原因。他们还开列一份有相当数量的冷门文字期刊，如匈牙利文期刊的清单。因为在我们学院里，能看懂匈牙利文的人是为数极少的。清单编好后，送教员传阅，征求意见，并向他们说明，除非多数人反对，否则这些期刊将被停订。

问：图书馆有不同的读者对象，对读者的心理，在美国曾进行何种研究？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对不同读者开展何种工作？

答：我们在许多年前，曾收集大量材料，汇编《公共图书馆调查》，分五、六册出版；另外还编写了一本有趣的图书名叫《成人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这些材料反映了谁要读书、为什么读书和读者兴趣等问题，对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有指导意义。但是要了解读者的需要，最好的方法是经常注意他们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其中有哪些没有得到解决。另一个方法，是向教授们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希望，看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否满意。我有一个顾问委员会，由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和大学的一些行政人员组成，经常讨论开放时间是否足够等问

题。参加选书的图书管理员，也经常与教员保持联系。总之，了解读者和读者需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问：现在图书馆发展迅速，涌现出许多新技术。能不能请罗杰斯博士再为我们讲一讲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答：预言未来总是很危险的，但对有些事情还是能够预料。如果六年以后，科研图书馆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卡片目录，将使我感到意外。我相信到那时候，不仅我们自己，我们的读者也将通过计算机终端查找一九七五年以来补充的馆藏。再过两年，我们将不再往目录里，尤其是总目录里排卡片了。我们将在图书馆之间更多地相互利用较少使用的图书。图书馆工作人员将比现在减少，图书管理员将比现在更专一地进行业务工作。在今后十年中，每年的新书采购量将减少，这是因为习惯的书本形式的出版将减少，而缩微式图书的出版将增加，大量学术资料将在电子计算机中反映出来。学者们的著作将用计算机组合，而不再印刷出版。现在的出版物，将来只有需要时才能得到。计算机系统会告诉我们，科学家或学者写作了什么文章或专论，并为我们提供摘要，如果需要，也可以得到全文的缩微件，或者付少量费用，在计算机终端前阅览。我相信，将来无论在图书馆、办公室或学校里，计算机终端都可获得广泛应用。不管读者是否来图书馆，都可以根据需要，为他们提供出版物。我想，这些就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中，图书馆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问：您刚刚讲到，全英期刊中心藏有五万种期刊，每天收到借书单一万张。他们是如何与其它图书馆和读者联系的？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其它图书馆？

答：英国建立的中心，每天收到一万份借单。在美国，我们想建立一个类似的中心，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

英国的做法是，设立一个专门的馆藏去

为各图书馆服务，读者是通过图书馆向中心提出要求的。我上午提到的科研图书馆中心，在报纸缩微件方面也有同样做法。

问：藏书登录和注销制度在美国是如何进行的？是否使用电子计算机？

答：美国图书馆在许多年前已不再使用登录薄，我们依靠排架目录和卡片目录作为馆藏记录。

问：请介绍美国的图书馆协会的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答：图书馆协会预算的很大一部份都用于工作人员的工资，经费来源于会费，会员每年缴会费一次。有的学会，象美国图书馆协会另有收入，因为它出版许多重要参考书。有时图书馆协会为了实行某种计划，也可以从某一基金委员会获得经费。哈斯博士担任主席的那个基金会，也调拨经费给国际图联。

问：OMS计划是什么意思？

答：大学图书馆管理研究所计划(Office of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Studies)是科研图书馆协会的一项活动。它的大部分经费是由哈斯博士担任主席的基金会提供的。这项计划旨在进行各种管理问题的分析，并将研究成果提交协会成员馆。他们研

究过的项目有：馆员培训、图书馆组织、图书馆财务形式等。

问：没有登记薄，你们是如何知道藏书数量的？

答：您是想了解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少藏书？藏书有多少，实在是无关紧要的。许多年前，我们按书架进行过计算，从那时起，我们每年统计入藏新书，减去损坏、注销、遗失的数字，所以，我们对馆藏数量有很清楚的概念和明确的计算。我在上午的报告中说过，我们还采购许多图书以外的材料。对于其它馆藏，我们也保持一份记录。每次有人问我：“你们图书馆有多大？”我得告诉他我们有多少书，多少缩微件，多少手稿，多少胶卷，多少影片，多少地图，等等。但是您提的问题，着重触及了美国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倾向。我们喜欢告诉人们自己的图书馆有多大，并以在大图书馆工作感到自豪。这种大小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愿意谈它了，我想我们已经越来越少地谈论大小问题，而在越来越多地谈论我们为了互相帮助所建立的那种合作关系。

(邱国渭整理)

图 书 馆 员 的 培 养 和 提 高

昨天我对管理下了定义，所谓管理是门科学，这门科学通过管理人员把工作做好。当然要办图书馆必需要有建筑、藏书，但最重要的还是工作人员。图书馆的任何一个人员不论他们做哪些工作，都应该有个想法，就是他对图书馆工作要作出贡献。现在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大，从这点上来说越来越困难、越显得重要。因为图书馆规模扩大，加上使用了计算机以后情况更加复杂了，一个馆员

要知道他在整个图书馆中起的作用也变得困难起来了。好的图书馆的负责人，应经常想到这点，就是用各种方法使他的馆员对图书馆有更多的了解。

谈谈美国图书馆的教育问题，在座各位有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图书馆学的，我所学的课程是采购、编目、参考书、书目学、书籍印刷史，由于各人不同的工作也可以选修课程，如公共图书馆学、大学图书馆学和儿童